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

一、自我形構的想像與凝望

網誌使用者運用網誌鋪排資訊或從事自我書寫，並以自我觀看與其觀眾進行想像的觀望，網誌的媒介特性，如留言、迴響等互動機制，讓網誌使用者經由重看，觀看自己同時觀看其觀眾，這些重看與反看的活動，皆能協助網誌使用者在書寫／閱讀的循環過程中建構自我認同。

就個體層次而言，藉由重看網誌所達成的自我觀看係由網誌書寫和閱讀構成觀展／顧影自憐循環，網誌使用者在網誌文本書寫與編排中建構其書寫認同，更經由張貼於網誌之上，向他人展現其自我形象；就人際層次而言，透過網誌的互動機制，網誌使用者獲知觀眾對其呈現於網誌中的自我形象有何觀感與反應，這些來自觀眾的直接回饋或間接回應，成為網誌使用者形構自我認同時的重要參照。

然而，觀眾的回應並非總是直接地傳遞給網誌使用者，而是經常隱而不顯地反映於網誌的「被觀看」之上，可能顯現為瀏覽人次的增加，可能是不具名的鼓勵與推薦，網誌使用者開始發展關於自己「被觀看」的想像，意即運用網誌提供的線索，如瀏覽人次的數據變化，進行想像式的操作以因應讀者的觀看，同時反映於網誌寫作，如書寫的策略（網誌文本）或與觀眾互動的方式（留言板上的言談），形構其自我認同。網誌使用者透過觀看位置的轉換，逐漸發展關於觀眾的想像，由此創造網誌中的自我認同，在交互觀看的循環中，觀看與被觀看的位置不再對立，主體與客體的界線也逐漸消融。

二、觀看關係的失衡與重整

網誌的觀眾多是與網誌使用者具有線下關係的他人，因而網誌使用者的人際關係成為影響其網誌自我觀看的重要因素。網誌具有凸顯網誌使用者自我面向的

作用，不但有修飾與美化的功能，又拉近網誌使用者與觀眾的距離，使其必須面臨經由突然發展出的親密所衍生的潛在問題，可能改變現有的自我形象，甚至影響既存的人際關係，這些超乎網誌使用者預期的改變與衝擊，加深網誌自我觀看的風險，為因應觀看關係中可能產生的失衡，網誌使用者根據其主觀認知以線上／線下與預期／非預期的標準將觀眾分類，為網誌中介後的觀看距離重新對焦。

網誌中的觀看關係深受網誌使用者與觀眾的線上互動與線下交往所影響，因而其呈現於網誌中的自我形象不再只是單純的線上人格，更因線下關係滲透至網誌中的人際互動，反過來影響網誌使用者的線下生活，此種虛實交錯的觀看關係讓網誌使用者必須同時考量線上互動與線下生活，發展網誌中的觀看預期心態，形成其反看觀眾的依據。

透過網誌的中介，網誌使用者無時不在觀看／被觀看的位置上轉換，維持著時為主體時為客體的狀態，得以透過自我觀看來塑造自身，當網誌成為被觀看的客體，網誌使用者的自我同時成為觀眾評價的對象，然而網誌使用者又能隨時轉換其主體位置，佔據觀看位置，由此修補或重製網誌中的自我，一旦網誌使用者處於觀看位置端詳觀眾，觀眾反而成為被觀看的客體，此一循環過程協助網誌使用者轉換自身、創造自我。圖 5-1 說明網誌使用者如何經由自我觀看與反看觀眾，從事自我創造的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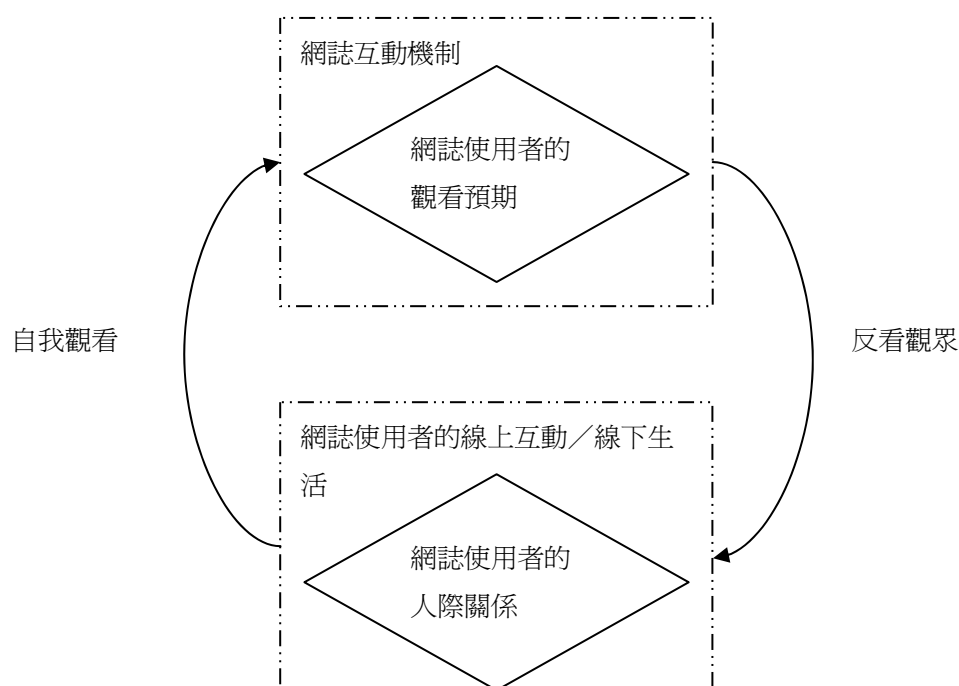


圖 5-1 網誌自我觀看中的自我創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網誌使用者以重看網誌，包含重讀網誌文章與重寫自我敘事進行自我觀看，更因網誌的媒介特性協助網誌使用者分別進行個體與人際層次的自我觀看，經由網誌的互動機制得到來自觀眾的直接回饋或間接回應，得知他人對其自我形象的觀感與評價以重塑其自我認同，甚至改變自身的觀看位置以反看觀眾。因此，網誌書寫不是出於虛構的扮戲，而是如真似幻的演出，或許因為過於真實反倒讓演員自己也難以辨認何謂真實何為虛假，或許根本無須如此分辨，因為對網誌使用者而言，虛榮下的愉悅是真的，而掌聲中的戀慕也是真的。

網誌中的自我再也不會隨著網誌使用者關掉視窗而暫時消失，反而成爲一頂華麗的面具，供網誌使用者繼續在離線世界中盡興演出，人們依然在不同的視窗間跳動徘徊，然而這些視窗再也無能遺世獨立，彼此交互影響，其效應蔓延至人們的線下生活，於是網誌使用者臨窗顧盼，張望著觀眾，流動於線上與線下間的自我軌跡，即爲網誌使用者創造自我的歷程。

網誌的自我觀看，既是個體覺察自我的鍛鍊，又爲人際互動下的想像，網誌使用者於觀展中自我凝視，同時以顧影自憐想像觀眾，攬鏡自照的映相不只有網誌使用者的獨白，更是出於想像與觀眾合演的對手戲。

第二節 研究意涵

理論上的意涵

關於主體構成的研究議題向來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尤其在網路研究領域中更引發各種討論，Turkle (1998) 在〈虛擬化身〉(譚天、吳佳真譯，1998) 一書中，以「現實世界也不過是另一個視窗」的觀點，說明 MUDs 使用者的線上認同與線下自我間的關係，至今仍具相當影響力，然而網誌造就的自我觀看卻將網誌使用者的線上與線下關係，一同拉進可供自我與他人對望的視窗中，嶄新的觀看關係以另一種形式塑造網誌使用者的自我認同建構，主體不斷置換客體，客體反覆取代主體，此一內省的主體形構過程，顯現於網誌觀看中的位置更替。

過往研究在討論網路上的主體構成時，傾向將線上與線下人格劃分爲不同的自我面向，認爲網路提供使用者創造虛擬認同的可能性，然而網誌不僅讓使用者得以營造可欲的自我形象，更將原本存於線下的人際關係帶進網誌的自我觀看，

網路使用者在線上的人格會在線下生活發揮作用，而線下的真實社會關係也會改變其線上自我形象呈現。

相較以往研究採取線下／線下或真實／虛擬的二元對立方式，關照網路主體的構成，網誌中的自我觀看樣態應能提醒我們嘗試以新的視野看待網路上的主體建構，考量人際關係如何對線上自我認同產生影響，讓我們在新媒介的效應下重新檢視主體的認同建構過程。

Foucault (1986) 在《性史》第三卷《對自身的關懷》中提出的自我觀與倫理學倡導自我應為藝術品 (高宣揚, 2004)，此種將自我視為藝術品並以各種可能方式為自身存有進行加工的理想，在網誌上獲得實踐的可能。網誌造就的主客體界線消弭的自我觀看樣態，正讓網誌使用者在主客體位置模糊難辨的情境下，得以藉由觀看位置的轉換，輕易地修正或重塑自我。

Foucault (1985) 認為書寫是自我鍛鍊的手段，透過自我檢查可讓自我更臻完美，然而網誌的自我觀看不僅供網誌使用者進行自我檢查，更讓觀眾的見證觀視成為自我鍛鍊的素材，網誌的媒介特性使網誌使用者能對觀眾進行想像式的回應，在線下人際關係的作用下，反映於網誌文本之上。由此，網誌使用者與其觀眾在網誌的中介下攜手展開想像與對望，以網誌文本作為觀展，以重看進行顧影自憐，構成瀰漫於表演社會中的影像。

影像作為一種可欲的、理想的自我形象，縮短表演者與觀眾間的距離，透過凝視達成的佔有，恰如經由網誌觀看／被觀看所獲致的親近，這是出於心理距離的親密感，事實上，網誌確保「被觀看」的可能性，為表演者招攬任何可能的觀眾，而觀眾的回應又讓表演者確實地感受到自己活在他人的注視下，網誌以個人化出版為號召，標榜人人皆明星，這是過往媒介未能企及的效應，也是觀展／表演典範尚未提供解答的未解之謎。

閱聽人研究歷經幾次典範移轉才來到今日的十字路口，我們不僅要問：媒介對我們做些什麼，還要進一步探討人與媒介遭逢以後，還有什麼值得期待的火花。從網誌的自我觀看樣態可以發現，過往以線上／線下作為標準劃定研究場域與範疇的作法，恐怕難以沿用於網誌的使用情境，於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究線上活動如何轉移至線下生活，而線下生活又是如何延伸至線上活動，才能釐清網誌中的主體構成有何特徵。

二、方法上的意涵

網路研究向來較為欠缺堅實的理論，更有方法操作上的困難。既有的理論往往未能替網路上的新興現象提供適切的解答，在方法的實際執行時亦常遭遇困難，因此本研究採取紮根理論分析法就是希望能藉助此法的研究精神，為本研究開創出嶄新的道路，能仰賴研究者的理論觸覺，在研究資料中耙梳重要的資訊以進行理論修正或建構的工作。

本研究旨在初步描繪網誌中自我觀看樣態，在研究方法上有許多嘗試，因而產生某些限制，以下將從研究者採取的研究立場與研究場域的選定，分別闡述本研究在方法上有何特殊意涵，期能在未來研究中獲得修正或解答。

1. 研究者立場

研究者身為網誌使用者，難以秉持天真無邪的眼光，看待其他網誌使用者的網誌活動，因而不可避免地帶著主觀和偏見從事研究。首先面臨的困難是個案選擇的標準，研究者在講求客觀的代表性與重視主觀的特殊性間猶疑徘徊，最後研究者捨棄客觀的研究立場，決心從受訪者的使用經驗中挖掘出具有深度的資訊，用以彌補本研究在客觀性與代表性上的缺失。

研究者嘗試將自己視為研究對象，以自身的網誌經驗為出發點，所有在網誌活動中遭遇到的挫敗與快樂，都轉化為研究者的理論觸覺，當研究者嘗試著分析自己，也展開一段不斷反思的歷程，於是研究者選擇身邊親近的朋友作為受訪者，因為這些網誌使用者在研究者的網誌活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們所提供的經驗，也成為研究者發展理論的依據。主觀的研究立場，可能造成研究視角上的盲點，卻也能看到客觀眼睛忽視的真實。

研究者以涉入者的角色參與受訪者的網誌活動，認為這樣最能在自然的情境下，捕捉受訪者真實的網誌使用經驗。事實上，研究者嘗試著研究自己，既為研究主體，又化為研究客體，研究者所研究的正是自己與朋友的生活。因此，本研究並無研究者在進入研究場域後，可能改變原有研究場域的問題，因為研究者本身就是隱藏的受訪者，研究者即使不著手研究，本身在網誌中的任何行動皆使研究場域產生細微的變化，換言之，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的情境，若說研究者改變了研究場域，不如說研究場域改變了研究者，因為此時的研究者，不再抱持著是

高高在上的全知觀點，而是透過反思檢視自己在網誌活動中的真實經驗。

2. 研究場域

研究者在解決個案選擇的難題後，即刻又陷入研究場域劃定的困局。哪裡是適當的研究場域？考量使用人數多寡，選擇某個特定的網誌群？或是配合受訪者的使用習慣，在他們的地盤上駐紮？這些作法似乎都言之成理，然而也有所不足，就研究者的觀察，網誌使用者並非試圖在網誌中捏造出完美典範，而是從自身的線下生活中擇取材料，鋪陳他們所欲的自我形象，因此研究者如果僅關照受訪者在網誌中的表現，此種劃地自限的作法，恐怕只能捕捉網誌活動的表象，未能深入探究那些連受訪者本身都意識不到的重要線索。

網誌正是看似日常生活慣例的實踐活動，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經常看到受訪者竭力思索的表情，聽聞受訪者啞口無言的沈默，原因在於他們太習於自己的網誌寫作，反倒沒問過自己為什麼這樣做，只說隱隱然有這種感覺。

回到自己的經驗，研究者也曾因無禮闖入的網誌觀眾，感到沮喪不已，同樣也能感受到受訪者口中的無奈與恐懼，理解他們的虛榮與快樂。同樣身為網誌使用者的同理心，幫助研究者傾聽到受訪者的心聲，明白他何以憂慮，體認她因何恐懼，受訪者不再只是供研究者研究的客體，研究者也不僅僅是研究者，更重要的是，與自己的受訪者沒有兩樣，都扮演著人的角色。

研究者不再探問哪裡才是合適的研究場域，而是反問自己哪裡會有答案就該往哪走去。在研究進程中研究者深深地體悟，能在既定研究程序所得資料往往極其有限，許多重要資訊反而是在正式訪談結束後，才自研究者與受訪者共同所處的生活情境中漸次浮現，假使研究者僅仰賴訪談資料與受訪者說法，又怎能看到這些意外顯現的真實？

網誌活動與受訪者的生活息息相關，使得本研究的研究場域無法僅限於網路空間，反而必須依靠研究者對受訪者線下生活進行觀察後，再比照其線上活動的表現，才能為其網誌使用經驗做出合理的詮釋與判讀。

三、實務上的意涵

網誌此種新興媒介，成為建制媒介眼中的假想敵，原因在於越來越多的網誌，展現其作為另類新聞媒介的潛力，開始在各種環節上挑戰主流媒介的權威與

公信力，使傳統媒介無不嚴陣以待，中時電子報的編輯部落格可謂這股浪潮下的創新實驗，希望藉由此一嘗試，在大眾媒介與分眾媒介間找到平衡點，然而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網誌是否如同人們所想像終會成為燃亮公共領域理想的一絲火光，抑或者網誌只是一時激情下的產物，隨即為喜新厭舊的人們所淘汰。

網誌或許不會取代大眾媒介，然而可以預見的是，它或可鬆動既有的生產結構與邏輯，或能改變人們對新聞的認知與觀感，甚至迫使人們回過頭來思考什麼才是新聞。

實務工作者經常探問的，不外是觀眾需要什麼、新聞該發揮什麼樣的功能等問題，過去新聞從業人員僅能依賴收視率調查或是專業意理的指引，思考前述問題，然而網誌反轉此一相對關係，新聞工作者腦海中的閱聽人圖像，不再是由散見於調查報告與廣告數字中的碎片拼湊而成，閱聽人可直接經由網誌向媒體發聲，因此網誌所代表的思維邏輯與運作模式，根本上已與傳統媒介大相逕庭，問題不在於網誌能給觀眾什麼，而是觀眾想在網誌上看到什麼，實務工作者或可藉此反省新聞應該是什麼，反向思考觀眾能在新聞中獲得什麼。

第三節 研究檢討

方法上的限制

本研究企圖描繪網誌自我觀看過程的研究，探問此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而非預期獲得”這是什麼”的解答，研究者好奇的不只是網誌文本的內容為何，更要問哪些內容被揭露而哪些被隱藏，原因又為何，才能探究網誌自我觀看的真實樣態，研究者採取主觀的研究立場涉入受訪者的網誌活動，依此瞭解其深層經驗，因而在個案選擇上，仰賴研究者個人的認知與經驗，未能兼顧其他更具差異性的個案，關照其他更為特殊的使用經驗，成為本研究最主要的限制。

網路樣本有著難以尋求的特性，使研究者有時無法接觸到極具差異性的不同個案，透過滾雪球策略所獲得的受訪者，可能具有同質性較高的問題，也是本研究在個案選擇上的潛在偏誤。

本研究盡可能地運用多元的資料蒐集方式，自不同來源取得研究資料，目的在避免過度仰賴受訪者的說法，忽略隱藏在其認知背後的深層意涵，然而研究者

親身參與於受訪者的網誌活動，亦可能因為研究者過於投入反而遮蔽研究視野，這實為過猶不及的兩難，未來的研究可嘗試以文本分析法，彌補此一缺失。

研究者應抱持什麼樣的研究立場進行網誌研究，可能是今後研究者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因為網誌是極為個人化的媒介，它的進入門檻雖低，然而卻也有極高的排他性，也就是說，許多專屬於網誌使用者的特殊訊息，並非偶然經過的闖入者，或是無聲的潛水客所能理解，研究者需要花費一段極長的時間，才能初步瞭解整個網誌群的活動樣態。

雖說透過網誌串連的網誌使用者能不能稱為社群還有待討論，然而這群使用者確是以某種特殊的關係聯繫著彼此，研究者必須細緻地區分不同網誌使用者彼此間的互動方式，才能理解其運作模式，運用何種方法才能貼近研究現象的樣貌，仍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思考。

二、未來研究建議

1. 演化中的複合媒介

網誌此種複合媒介仍然持續地演化，未來可能更為緊密地將使用者的線上與線下關係結合起來，目前 MSN 7.0 版本所提供的 Space 服務，將文字、聲音與影像各種媒材，整合於即時通訊軟體之上，隨著網誌的普及與風行，可以預見的是，網誌讓人們更為輕易地進行觀展／顧影自憐，網誌的自我觀看也因此發揮更為強大的效應，將網誌使用者與觀眾拉進相互觀看的漩渦中。因此我們應當關注網誌今後的演化型態，正如 McLuhan（2002）的觀點，人類是媒介演化的環境，然而媒介的演化，同樣也在改變個體的認知與社會的結構。

網誌中的媒材混雜將是值得關注的研究議題，科技帶來的可能性，如何引發使用者重塑出適用於新媒介的文類，更是後續研究應加以探討的問題。如果網誌具有逐漸發展成為新聞媒介的潛力，那麼網誌的互動機制如何反過來挑戰我們對於新聞的想像，對閱聽人與設計者甚至是新聞從業人員，都是值得思索的問題。

2. 新媒介引發的效應

網誌讓使用者和觀眾攜手進行自我觀看，這是過往媒介從未曾開啓的可能性，科技發展造就主客體界線的模糊，一直以來也是哲學領域關懷的焦點，然而媒介作為一個中介或觸媒，它與使用者間有著什麼樣的相互依存關係，經常在習

以為常的使用中，遺忘探問的可能，網誌成爲使用者的自我，不僅在自我認同建構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更讓使用者藉由他人的反應與回饋，肯定自己營造出來的自我。

本研究僅關照一般使用者透過網誌自我觀看進行的自我認同建構過程，然而作爲探究網誌媒介及其效應的起點，仍然有所不足，網誌此種帶有個人色彩並強調個人觀點的另類媒介未來是否可能成爲另一種新聞媒介，又會對既有的媒介組織架構與從業人員產生何種衝擊，將是後續研究可以關注的問題。

第四節 結語

網誌將來會演變成什麼樣的形貌，抑或者如同曇花一現，旋即於網路裡化爲煙塵，研究者僅能在此稍事停留，見證可能短暫的美麗並嘗試爲它留下剪影。網誌掀起的個人化出版風潮，已經讓我們見識到其魅惑與魔力，它讓平凡的升斗小民暢所欲言，也讓握有發言權的建制媒介捏出一把冷汗，在這個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充斥著太多聲音，各式各樣的媒體爭奪著閱聽人的眼光與耳朵，能讓觀眾留駐才是贏家，於是不可計數的網誌，各自使出渾身解數招徠過往的觀眾，瀏覽人次這樣虛無飄渺的數字，因而成爲自我認同的重要參數，只不過這一回，數字反映的不全然是陌生人的眼光，反而是網誌使用者線下生活中具有關係的他人，使得網誌中的自我觀看與其線下生活結合，成爲密不可分的整體。

網誌吹響個人化媒介的號角，然而其今後發展，又會如何改變網路中的主體構成，造就出何種面貌，還值得後續研究繼續關注，所有的研究都是漫長的過程，沒有明確的起點，多半時候只是出於一個小小的好奇，卻必然需要一個暫時的終點，淬鍊結晶成爲另一個研究的種籽。知識或是一張地圖，然而作爲研究者的旅人，卻不應滿足於圖上標示的坦途，而該走向崎嶇的未竟之地，大膽地謄寫一份冒險的手稿，讓後來的訪客也能窺見不一樣的風光，或許這才是學術研究的價值所在，它讓我們知道自己的限制，承認我們的渺小，更重要的是它引領我們前進。